

它让我通宵达旦地读……想起自己逝去的叛逆少女时代。我爱这本书！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作者奥德丽·尼芬格



人民文学出版社



灾难物理学奇事

[美]玛丽莎·佩索 著 包慧怡 译

SPECIAL TOPICS IN

Marisha Pessl

CALAMITY PHYSIC



SPECIAL TOPICS IN CALAMITY PHYSICS

Marisha Pessl

灾难物理学奇事

[美]玛丽莎·佩索 著 包慧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6055

MARISHA PESSL
SPECIAL TOPICS IN CALAMITY PHYSICS

Copyright © 2006 BY MARISHA PESS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USAN GOLOMB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 New York: Viking 2006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灾难物理学奇事/(美)佩索著;包慧怡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6846-3

I. 灾… II. ①佩…②包…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872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颜 禾

灾难物理学奇事

[美]玛丽莎·佩索 著 包慧怡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24 千字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33.5 插页 2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846-3

定价 42.00 元

基础课程(必读篇目)

课程说明	1
------------	---

第一单元

第一课 威廉·莎士比亚,《奥赛罗》	13
第二课 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21
第三课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34
第四课 纳撒尼尔·霍桑,《七面山墙之屋》	45
第五课 威尔基·柯林斯,《白衣女人》	54
第六课 阿道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62
第七课 肖德洛·德·拉克洛,《危险的关系》	75
第八课 居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86
第九课 萧伯纳,《皮格马利翁》	113
第十课 阿加莎·克里斯蒂,《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138

第二单元

第十一课 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	157
--------------------------	-----

第十二课	欧内斯特·海明威,《流动的盛宴》	180
第十三课	D. H. 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204
第十四课	约翰·契弗,《阴影山上的侵入者》	222
第十五课	田纳西·威廉斯,《甜蜜的青春鸟》	242
第十六课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黑暗中的笑声》	255
第十七课	亚瑟·奎勒·库奇爵士,《睡美人:童话故事集》	268
第十八课	E. M. 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276

第三单元

第十九课	艾伦·金斯伯格,《嚎叫》	293
第二十课	威廉·莎士比亚,《驯悍记》	308
第二十一课	詹姆斯·迪奇,《解救》	326
第二十二课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	344
第二十三课	肯·克西,《飞越疯人院》	353
第二十四课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362
第二十五课	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	377
第二十六课	雷蒙德·钱德勒,《大梦》	391
第二十七课	萨德侯爵,《贾斯汀》	401
第二十八课	卡尔洛·埃米利奥·加达,《极度杂乱的美鲁拉纳大街》	420
第二十九课	欣努阿·阿契贝,《瓦解》	430
第三十课	斯莫克·哈维,《夜间阴谋》	443
第三十一课	切·格瓦拉,《切·格瓦拉与年轻人的谈话》	453
第三十二课	弗兰纳里·奥康纳,《善良的乡下人》	474
第三十三课	弗兰茨·卡夫卡,《审判》	477
第三十四课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	490
第三十五课	弗朗西丝·伯内特,《秘密花园》	498
第三十六课	奥维德,《变形记》	514
期末考试		529

课程说明

爸爸曾经说过，要是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故事都写下来，而且指望有人会读，就得有个非同小可的理由。

“除非你的家谱里有这类名字：莫扎特、马蒂斯、丘吉尔、切·格瓦拉或是邦德——詹姆斯·邦德——不然，你最好还是把业余时间花在用手指蘸颜料画图或是玩推圆盘游戏上，这是因为，除了你那手臂松弛干瘪、看你的眼神像马铃薯泥一般滞涩的老母亲以外，没有任何人想倾听你可悲生活的种种细节，这些细节将以长吁短叹开始，并同样以长吁短叹收尾。”

受到如此严苛的限制，我总是认定，自己不至于活到七十岁，是不会觅得这个“非同小可的理由”的。到了那时，我满身肝斑，患着风湿，头脑如尖刀一般犀利，在阿维尼翁独占一座灰泥房屋（人们会发现我在那里大嚼大咽着三百六十五种不同的奶酪），有个比我年轻二十岁的爱人在田野里干活（至于是哪种田野，我还不清楚，总之是一片金黄色的、闹腾的野地），另外，要是我运气好，到那

时应该已经在科学或哲学领域内小有名气。但是，提笔在纸上写下我的童年往事——确切地说，是我的童年往事如抽了线的毛衣般纷纷抖开的那一年——与其说是我做出的一种决定，不如说是一种重大的必要性，这一必要性的莅临，比我曾经想象的要快得多。

一切都是从简单的失眠开始的。从我发现汉娜之死以来，一年的光阴眼看就要逝去，我过去总以为，自己能够将那一夜的一切踪迹都从心中抹去，就如亨利·希金斯通过严酷的语言训练令伊丽莎告别其伦敦东区土话口音^①一样。

我错了。

在一月结束之前，我又发现自己在夜深人静之时醒来，大厅里一片寂静，长矛状的暗影蛰伏在天花板的脊里。我孤身一人，只有几本厚实体面、沾沾自喜的教科书，像是《天体物理学导论》之类的，还有门背后詹姆斯·迪恩那悲哀而沉默的黑白海报居高临下地凝视着我。我透过藏污纳垢的黑夜朝他回瞪过去，看到的却是汉娜·施奈德，每个细节都如同经过显微镜放大一般清晰。

她被一条橙色的延长绳路电线吊着，离地三英尺。她舌头浮肿，呈现出厨房用海绵的那种樱桃粉红色，并从嘴里耷拉下来。她的双眼看起来是两颗橡子，或是死气沉沉的分币，或是两只从外套上掉下来的黑纽扣，小孩见了可能会拿去给雪人嵌眼睛的那种，她的双眼死寂无光，什么都看不见。这才是问题所在——她的双眼或许什么都看见了。J. B. 陶尔曾写道，人死之前的那一刻能够“于顷刻间洞见所有发生过的事”（尽管我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这点的，要知道，他在写作《濒死》一书时正值年富力强^②）。还有她的鞋带——简直可以在她的鞋带上写上一整部论文，它们呈粉红色，左右对称，打着完美的双结。

不过，身为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凡·米尔家的人天生是理想主义者和乐观的自由思想者。”爸爸曾说过），我希望这骇人的清醒状态只是阶段性的，我会很快摆脱这一阶段，它就像某种风靡一时的时尚，像是穿超短裙，或是买块石

① 亨利·希金斯与伊丽莎是奥黛丽·赫本于1964年主演的好莱坞名片《窈窕淑女》的女主人公。语言学教授希金斯与人打赌，在半年内将言语粗俗的卖花女伊丽莎培养成谈吐优雅的淑女。

② 作者在本书中引用了许多著作、文章，其中许多为作者杜撰，比如这里的J. B. 陶尔的《濒死》；但也有真实存在的人物和书籍。以下不再加注说明。

头当宠物之类的。然而，二月初的一天晚上，当我正读着《埃涅阿斯纪》时，我的室友苏金告诉我，我们楼层的某个新生要在一个哲学博士家开个课外派对，而我则没有受到邀请，理由是我的举止已经不仅仅是“阴郁”可以形容的：“尤其是在你去上《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及新左翼势力导论》这门课的路上，你看起来好像承受着莫大的苦痛呢。”苏金这么说着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把眼睛从她的《有机化学》课本上抬起来过。

当然了，这只是苏金的闲言碎语罢了（苏金那张脸在表示怒气冲冲和兴高采烈时，流露的是同一种神情）。我尽我所能把话题岔开去，就好像这不过是从烧杯或试管里飘出的一阵臭气。可是，我的确开始注意到各种显然是阴郁的事物。譬如星期五夜里，当比桑妮把大家带入她的房间，长时间观看奥黛丽·赫本的电影时，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同其他倒在枕头上不断抽着烟、泪眼朦胧的女孩儿不同，在《蒂梵尼的早餐》的片尾，我实实在在地期望着郝莉没有找到那只猫。不，要是得对自己完全诚实的话，我意识到自己希望那只猫就这么被抛弃，迷失在那片流行歌曲作家云集的大本营里，迷失在一堆堆遍布裂片的破烂里，浑身打战，自个儿喵喵叫去，按照好莱坞影棚的降雨速度看来，要不了一小时，那座大本营就该淹没在太平洋海底了。（我当然没有把这些流露出来，当奥黛丽发狂般地抓住一只看起来更像是溺死的松鼠的猫，而乔治·佩帕德则发狂般地抓住她时，我快乐地微笑着。我觉得，我甚至女孩气十足地尖叫了一声“唉哟”，与比桑妮的叹息声相得益彰。）

这还没完呢。过了几天，我正坐在《美国人物史》的课堂上，教师是一名叫做格伦·奥克雷的助教，他有着玉米面包色的皮肤，并且一个词说到一半时会习惯性地打嗝。此时他正在谈论格特鲁德·斯泰因之死。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格特鲁德？”格伦装腔作势地低语道，他的左手高举，仿佛撑着一把看不见的遮阳伞，面红耳赤。（就那簇妖娆的髭须而言，他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①真是像极了。）“那么，爱丽丝，问——呃——题又是什么呢？”

^① 爱丽丝·B.托克拉斯是美国前卫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的终身伴侣和助手，虽为女性，但上唇长有淡须。

我抑制住自己的呵欠声，眼睛恰好瞥向自己的笔记本，在那里，我惊恐地发现，我漫不经心地用奇怪的圆圈形草书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词：再见。当然了，这事儿本身并没有什么害处，可我偏偏用一个心碎的疯人般的笔迹，在那一页的页边上把这个词涂了至少四十遍，还涂了一些在前面一页上。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格——呃——特鲁德说这么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蓝蓝？不能？你能不能专心点儿？西拉，你怎么样？”

“这很明显。她说的是人生中难以忍受的空虚。”

“很好。”

看起来，尽管我竭力朝相反的方向努力（我身穿毛茸茸的黄色与粉红色相间的毛衣，扎着自认为充满活力的马尾辫），我已经开始扭曲变形，成为一种我一直害怕成为的生物，自从这一切发生了之后便是如此。我正在蜕化为一块“歪木脑袋”（这距离变成“蹦跳疯子”就不远了），一种到了中年时看到小孩就要躲开，或是会故意冲进一大群自顾自啄食面包屑的鸽子里去的人。当然，每当在报纸上看见一行声气铿锵、言辞古怪的新闻头条或是广告时，诸如“斯蒂尔·玛格纳特猝死，终年五十岁，死于心搏停止”或是“野营装备清仓甩卖”等，我难免总会感到脊背发凉，可我一直告诉自己，每个人，至少是耽于幻想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几道伤疤。伤疤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外表举止就不能更像凯瑟琳·赫本，而不是奎格舰长；不能更像桑德拉·迪而不是斯克鲁奇^①。

要不是在一个寒冷的三月下午接到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电话，我本可能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渐渐沉入阴郁王国中去。那天距离汉娜之死几乎要满一周年了。

“你的电话。”苏金把电话递给我，几乎没有从《图表 2114-74——氨基酸与缩氨酸》上转过头来。

“你好？”

“嗨，是我。你的过去。”

我顿时无法呼吸。我绝不可能搞错，这正是她那低沉性感的声，一半是

① 凯瑟琳·赫本和桑德拉·迪都是好莱坞女明星；奎格舰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好莱坞影片《凯恩舰叛变》中的主人公，斯克鲁奇则是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中的吝啬鬼，两人均长相丑陋。

玛丽莲·克拉特，一半是查尔斯·克拉特，可是，这声音却历经了改变。如果说，它一度是甜美而清脆的，如今却变得滞重而黏稠。

“别担心，”杰德说，“我不会来追你的。”她短促地笑了，“哈”的一声，就好像是脚踹到了岩石。“我戒烟了，”她宣布道，显然感到自豪万分，接着她解释道，从圣高威中学毕业后，她没能考上大学。相反地，由于她那些“麻烦事儿”，她自愿进入了一个“纳尼亚传奇王国般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谈论自己的感受，并学习用水彩色画水果。杰德兴奋地提到，一个“天王级摇滚巨星”就和她住在同一个楼层，也就是相对而言“位置得天独厚”的三楼（“不像四楼那么容易引人自杀，也不像二楼那么闹哄哄”），他们两人于是变得“亲近”了起来，但是，如果说他的名字，就是把她在“石楠山脊公园”长达十个月的“成长期”中学到的一切都弃之不顾了。（我意识到，现在杰德已经把自己看作某种草本蔓生或攀缘植物了。）证明她“顺利毕业”（比起“释放”，她或许更偏好“毕业”这个词）的表征之一，杰德解释道，就是她开始联系“失去联系的老朋友”了。

我就是这么个老朋友。

“那么，你过得怎么样？”她问道，“日子过得还好不？你爸呢？”

“他非常好。”

“哈佛怎么样？”

“不错。”

“好啦，现在我该履行我打这通电话的目的了，我要道歉，我不会逃避道歉，也不会不怀诚意地道歉的。”她口气严肃地说，这令我有悲哀，因为这听起来根本就不像是真正的杰德。我过去所认识的那个杰德，总是逃避道歉，要是她被迫非得这么做不可，她的道歉听起来也绝无诚意。现在说话的这个是藤蔓植物杰德，豆科植物家族的成员之一，同默默无闻的青豌豆之间存在着某种遥远的联系。

“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我知道，发生的一切都与你毫无关系。她只是愿赌服输了，你知道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这么做，并且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请接受我的请求，宽恕我吧。”

我脑海中浮现出种种念头，想要用尖叫声打断她，或者干脆变脸，或是磨牙霍霍，或者说些模棱两可、一本正经的话：“事实上，从理论上说来，这整件事，

呃……”可我却无法这样做。我不但缺乏这种勇气，还觉得没必要告诉她真相——至少现在没必要。毕竟，杰德正在茁壮生长，接受了数量刚刚好的阳光雨露的滋润，正令人鼓舞地呈现出将要长到七十英尺极限的迹象，最后，她将会通过种子传播，在夏天盘旋着缕花，在春天生长得层层叠叠，直至占据一整面石墙。我的话将会产生犹如百年一遇的大旱灾般的效果。

在这通电话余下的时间里，我们满腔热忱地互相说着“把你的电子邮箱地址给我”，“让我们计划一次盛大的重聚”——这徒有其表的寒暄，怎样都遮掩不了我们从此将不再见面或者难得交换只言片语的事实。我如往常那样意识到，她，可能还有其他人，都将像枯萎的蒲公英上的花粉那样，偶尔扑向我袭来，带来种种新闻，比如说，甜蜜的婚姻、感伤的离婚、搬家去佛罗里达州、开始一项新的房地产工作等等，但是，绝不会有能够留住他们，他们会轻巧随意地飘走，正如他们轻巧随意地飘来。

那一天晚些时候，命中注定般的，我去听了人文学名誉教授佐罗·基德的《希腊与罗马史诗》讲座。学生们管佐罗叫做“罗罗”，因为就身材和肤色而言，他恰巧和那种可咀嚼的巧克力饴糖长得很像。他身材矮小，肤色棕黑，周身胖鼓鼓的，一年四季不分时令地穿着鲜艳的格子花呢圣诞裤，他那厚密的、半黄半白的头发覆在他那闪闪发亮、满是雀斑的前额上，就好像很久以前，“隐山农庄”牌色拉酱曾泼溅得他满头都是一样。通常，在佐罗的讲座《神祇与无神论》或《开始与结束》结束前，大部分学生早已经点着头打起盹来了。和爸爸不同，佐罗的演讲风格催人入梦，这同他那不间断的句式以及重复某一特定词语的习惯有关，这个词通常是介词或形容词，而他重复这个词的样子，恰恰让人想起一只在莲叶间蹦来蹦去的小青蛙。

然而，在这个特别的下午，我的心却卡在了嗓子眼。我仔细听讲，对他的每一句话都紧抓不放。

“那天我看到了一篇……一篇……一篇关于荷马的好玩的短评，”佐罗当时正如是说，同时皱着眉俯瞰讲台，一边吸着鼻子。（佐罗一紧张就要吸鼻子，这往往发生在他勇敢地决定不再看讲义，而以一次摆荡不定的偏题取而代之时。）“是在一本小小的期刊里看到的，我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图书馆翻一翻，就是……就是……就是那本鲜为人知的《古典史诗和现代美国》。我记得是登在

冬季刊上。事实是，一年前，一群同我一样疯疯癫癫的希腊拉丁学家想要就荷马史诗的力量进行一次试验。他们做出安排，把《奥德赛》这本书拿给……给……给囚禁在最高警备级别的监狱里的一百个亡命之徒阅读——我想，监狱的名字是里弗班——你知道吗，其中二十名罪犯把这本书从头看到尾，其中三个还坐了下来，写起了自己的史诗故事。牛津大学出版社将于明年出版其中的一本。那篇文章把史诗看作是改造最……最……最无法无天的罪犯的极为可行的方式。看……看起来非常有趣的是，书中有某种可以平息愤怒的东西，可以减轻压……压力，痛苦，给那些哪怕是迷失在最荒僻远方的人带去希望——因为这个时代缺少真正的英雄主义。高贵的英雄都去了哪里？高贵的战绩呢？神祇们，缪斯们，战士们，他们都去了哪里？古罗马去了哪里？要知道，这些一定……一定……一定存在于某处，不是吗？因为据普鲁塔克说，历史不断重演。只要我们有勇气去寻找，就在……在我们自己身上寻找，它就可能……它就可能——”

我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攫住了。

或许是佐罗那张汗津津的脸，它正如河面反射岸上嘉年华的灯光一般反射着我们头上的日光灯，又或许是他那紧紧抓住讲台边缘不放的样子——好像不抓牢它，他就会坍塌成一坨色彩鲜艳的待洗衣服——这与爸爸站在舞台或任何高高的平台上的姿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爸爸在详细解说“第三世界改革”时（或是他爱说的任一题材；爸爸无论在谈论《批评中的语言暴力》还是《恰到好处的远足》时都不会紧张或烦躁不安），总是精神矍铄地站着，没有半点懒散，也绝不会摇晃身体。（“演讲时，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帕台农神庙里的一根多利克石柱，”他说。）

我不假思索地站了起来，感到心脏重重地撞击着胸肋。佐罗话说了一半，停住了，同讲演厅里其他三百个昏昏欲睡的学生一起瞪着我。我则低着头，挤过一堆书包、向外伸出的腿、外套和球鞋，来到最近的走廊中，踉跄着朝双重门的出口走过去。

“阿喀琉斯^①走了。”佐罗在麦克风里嘲弄着。传来几声有气无力的笑声。

^① 阿喀琉斯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周身刀枪不入，唯有脚后跟为其致命处，即“阿喀琉斯之踵”。

我奔回寝室。我在书桌边坐下，铺开一沓三英尺厚的白纸，开始奋笔疾书这篇《课程说明》。它原先是从发生在查尔斯身上的事开始的，查尔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摔断了腿，又被国民警卫队救了下来。不难想象，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不得不连声叫唤：“上帝救我！”查尔斯遇到麻烦时的叫声极其可怕，不由我对那些词语有自己的想法，像氢气球那样漂浮起来，穿过彭斯县医院的消毒房间，一直飘进产科病房，好让那天上午来到世界上的每个新生儿都听到他的尖叫。

当然了，用“从前有个漂亮、悲伤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查尔斯”这样的句子开头恐怕并不怎么准确。查尔斯是圣高威中学的天之骄子，是学校的日瓦戈医生，是“戴斯屈出马”^①。他是金枝玉叶，是那种菲茨杰拉德会从高年级集体照中一眼认出，并用诸如“富有贵族气质”或是“永远气定神闲”这样光灿灿的词语去描绘的孩子。查尔斯准会强烈反对我用他有失风雅的一刻来书写任何故事的开端。

我又停了下来（真奇怪，那些冥顽倔强的罪犯是凭着什么本领，排除万难，征服空白页之大敌的），然而，就在我把揉作一团的纸张扔进爱因斯坦像下方的废纸篓里时（爱因斯坦被可怜兮兮地挂在苏金那了无创意的“做还是不做”的公告板旁边，成了墙上的人质），我突然记起了爸爸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伊尼德市说过的一句话。当时，他正翻看犹他大学洛克威尔校区的一本异常光鲜的课程目录，我没记错的话，该大学刚刚向他提供了访问学者的教职。

“再没有比一堂经过规划的指导课更吸引人的东西了。”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道。

我一定是转动着眼珠子扮了个鬼脸——爸爸摇了摇头，站起身来，把那本足足有两英寸厚的目录塞进我手里。

“我这话是认真的。还有比当教授更加光荣的事情吗？别去管那些‘为祖国的未来培育栋梁’之类的鬼话，这种说法极不靠谱，人刚从子宫里冒出脑袋时就往往注定要在‘汽车大盗罪恶之城’落脚，你怎么做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不。

^① 《戴斯屈出马》是好莱坞经典西部片，又译《碧血烟花》、《警探奇侠》，戴斯屈是片中的大检察官。

我的意思是,教授是地球上惟一有能力给生活镶上真实边框的人——不是说整个生活,老天爷,当然不是——只是它的一部分碎片,一个小小的楔子。他把那些无法加以组织的東西组织起来,灵巧地将它分为现代与后现代,文艺复兴,巴洛克,原始主义,帝国主义等等。接着又用研究论文,假期,期中考试对它进行划分。这一切的秩序——简直神圣极了。一学期课程所具有的那种对称性。想一下那些词语本身:讨论会,导师辅导,还有那些只对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放的某某学术专题研习会,那些实习科目——多神奇的一个词啊,实习!你以为我发疯了吧。想象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满眼的杂乱无章,现在,在周围镶上一个边框,这下好啦——把它挂在壁炉上方,看起来就古雅得很了。大学的课程也是这样。那样的一整套神圣而甜美的指令,最后以期末考试这一惊悚奇观收尾。期末考试又是种什么东西?考察一个人对大概念的最深层的理解。难怪那么多成年人都渴望重返大学了——重新投入考试和论文期限的怀抱中去——啊,那种构造!搭起支架好让我们有所倚仗!哪怕它是一种专制的存在,没有了它,我们却会迷失方向,在悲伤而令人困惑的生命里,我们会完全无法将浪漫主义的东西同维多利亚时期的东西分开来……”

我告诉爸爸,他准是精神失常了。他笑了。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他眨了眨眼说道,“还有,记住,给你要讲的每一样东西都下好详尽的注脚,还有,可能的话,提供一些具有震撼效果的图示,因为,相信我,总会有那么一些小丑坐在后排靠近散热器的某处,抬起他那肥胖的、像蹼一样的手,抱怨道,‘不对,不对,你都说错啦。’”

我咽了一口口水,低头瞪着眼前的白纸。我把墨水笔在手指上钩划了三次,目光凝在窗外:哈佛校园里,神情肃穆的学生脖子上紧紧围着冬天的大围巾,正匆忙走过小径,穿过草地。“我歌颂武器,歌颂人类,他们注定要背井离乡,”几个星期前佐罗才唱过这段,同时,他每隔一个词语便夸张地用脚踩着拍子,导致格子花呢裤的裤脚都翘了起来,于是,你不免会瞥见他那细得像牙签一样的脚踝和考究的白袜子。我深吸了一口气。在这一页的顶端,我用最整洁的字迹写下了“基础课程”一词,接着,又写下“必读篇目”。

爸爸向来是如此开篇的。

第一单元

